

點，是使同學們全面地學習了地質工作的方法。普查找礦是綜合性的，地質的各方面都要接觸到，從開始設計，認識地層到一系列的填圖與山地工作，包括了地質工作的整個內容。

生產實習並不等於普通的參加生產。學生主要的任務還是學習。帶領的教師與野外勘探隊的負責同志，還有教同學的任務。特別是野外隊的技術負責同志，他們對生產情況比學校的教師熟悉，他們應當有責任多多教給同學。這一點在這次作的很不够。固然野外隊的任務很緊張，但正因為任務緊張，就更需要發揮集體的創造性勞動。一個人如果教會十個同學，使他們的工作效率提高，才能發揮集體力量，收到很好的效果。

同學們是需要領導，需要人教的。這一次參加工作的同學，僅在學校中學了兩年，作過一次教學實習，他們是沒有野外的工作經驗，生產實習，就應當彌補他們的這些缺陷。我覺得這一次野外隊的負責同志，對這種情況了解是不夠的。好像他們認為同學們已經是成熟的幹部，只分派工作，要求完成任務就夠了。這是“單純使用觀點”，與生產和實習相結合的政策是違背的。今後應加強這方面的注意。

(四)

在我們這次工作中，不僅採用的是蘇聯的先進工作方法，而且蘇聯專家茲維列夫同志曾經來到了我們的工地，給我們作了決定性的具體幫助。

在我們已經工作一個半月後的某一天，是久雨後的一個晴朗日子，茲維列夫同志同地質部的檢查組來到了我們的隊上。

坐了一百多公里的汽車，按道理是應當休息一會的。但是，他急於要知道我們的工作情況，他沒有休息。在我們彙報工作的整個過程中，他一再地為我們的某些小小的成績而笑顏逐開，但也一再地為我們的某些缺點而蹙眉。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變成了他生命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不僅要聽我們嘴

裏講的，而且要到工地去實地看。他關心我們作的地質圖上的每一個點與每一條綫，他也關心每一個礦坑與每一個槽子，每一個樣品與每一塊標本。

專家對我們的具體幫助，在這裏也是無法談完的，我只想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前面我會提到，我們起初在大小比例尺的作圖上是存在着矛盾的，也就是說在普查與找礦的結合上曾經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專家一看到我們的工作，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他不是批評我們，而是具體地教我們怎樣作，不僅教，而且馬上佈置了工作，教我們作，直到我們作出後，他看到了才放心。我們工作的區域有許多新老礦洞，凡是可下去的，他一個也不放鬆地都看了，某地方岩石中有一個裂縫，他看到我們的圖上沒有畫上，就着急了。他說：“這與成礦的時代有關，不能忽略。”他就佈置了怎樣追跡，怎樣在圖上連繫。有一次他曾聽到某地發現了一個新礦苗，就在夜裏找隊上的同志談，說明這個礦苗的意義，並佈置怎樣去繼續發現。他曾向我們提出了許多問題，譬如礦生成的時代問題，礦液的來源問題，這個區域與中國其他地區成礦的對比問題，火成岩的問題，大構造與礦床分佈的規律性問題等等。過去我們總以為自己已經很注意這些理論性的問題，但經專家這樣一問，把我們問住了，原來我們在理論與實際之間還有一些距離。他說：“這些問題好像是理論性的問題，事實上與實際工作是分不開的。”

茲維列夫同志是很關心同學們的學習的。同學們工作中的一點細小的優點，他都一再地提出鼓勵，一位同學在剖面圖的比例尺上變換了一下，他認為這是富於創造性，連着說了三次“很好”。同學們不懂的東西，或者是作錯的地方，他總是一再不厭其煩地教，直到教會為止。有一次他教一位同志作三角交会法，他親自量方向，量距離，一步一步地教，一直教了幾個鐘頭。

從這裏，我們体会到國際主義的精神，体会到先進的社會主義科學的優越性。

用孢子花粉分析法鑑別煤層

地質部孢子花粉分析實驗室培養出來的第一批年青的孢子花粉分析人員，最近在河南省平頂山區煤田勘探中，開始應用孢子花粉分析法鑑別地下煤層層位劃分，為廣泛應用這一方法創造經驗。

用孢子花粉分析法鑑別和對比煤層，是蘇聯的先進科學方法。這種方法主要是把保存在煤層中的植物孢子花粉用科學的方法取出來，在顯微鏡下觀察它們的形狀和數量，根據它們的類型和組合確定哪些煤層是同屬於一層，可以聯在一起開採。

以前，我國多是根據煤的質量、地質情況等來鑑別煤層，往往不夠準確。應用孢子花粉分析的方法，能夠更可靠地鑑別煤層，對今後煤田的勘探和開採設計工作將有很大好處。

(轉載一九五五年五月廿一日人民日報)